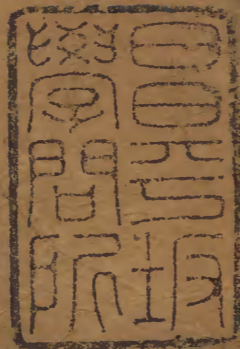


儒宗理要

朱子十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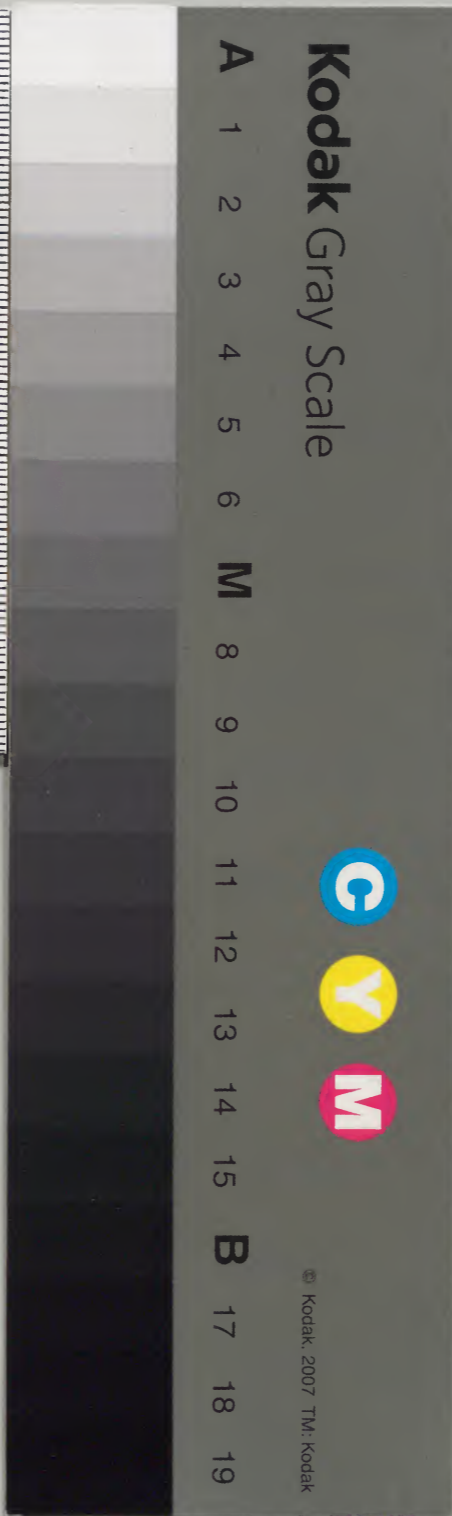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			
九	四	七	二
一	八	七	一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九	四	七	二
九	一	〇	三
函	冊	架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2	
冊數	10	(9)	
函號	299	12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卷之十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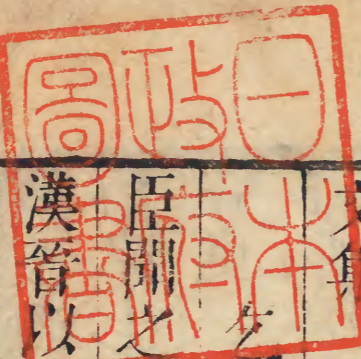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禮樂類

文集

乞脩三禮以備制作

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



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

需宗里要朱子

卷之十

禮樂類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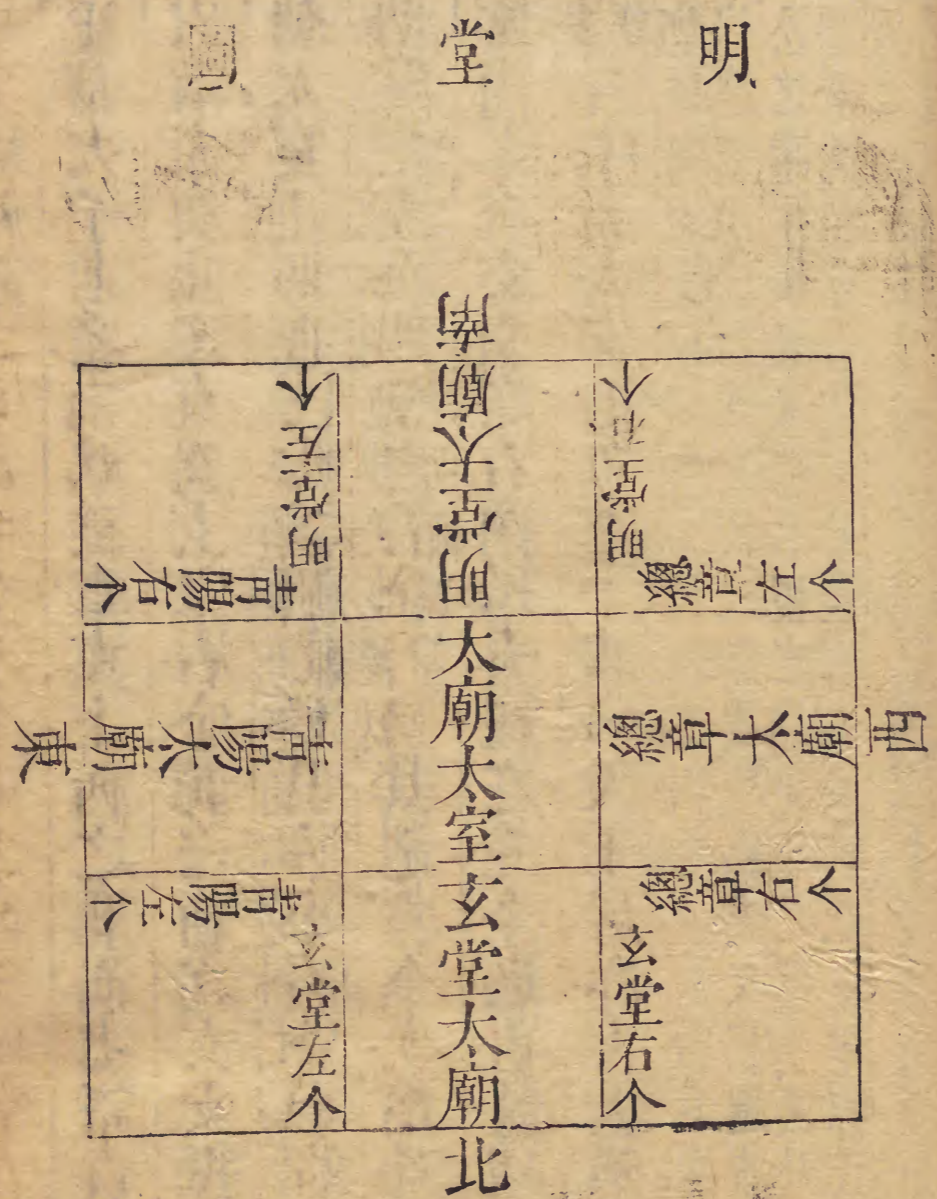
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
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失誤率用耳
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
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
嘗與一二學者考究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
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
說略有端序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
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
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
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踏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同處令其編類
雖有官人亦不係御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
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卽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
局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
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天下幸甚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其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
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

明堂太廟南之東為明堂左个南之西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為總章左个西之北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為玄堂右个北之西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疏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

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諸侯則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

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可以為主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窳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

禮樂類文集 四

雖不得聞然其太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

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康衡

之徒雖欲正之而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

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

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

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

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

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

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為一

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

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

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歎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

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

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

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

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

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

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像不為禘祫烝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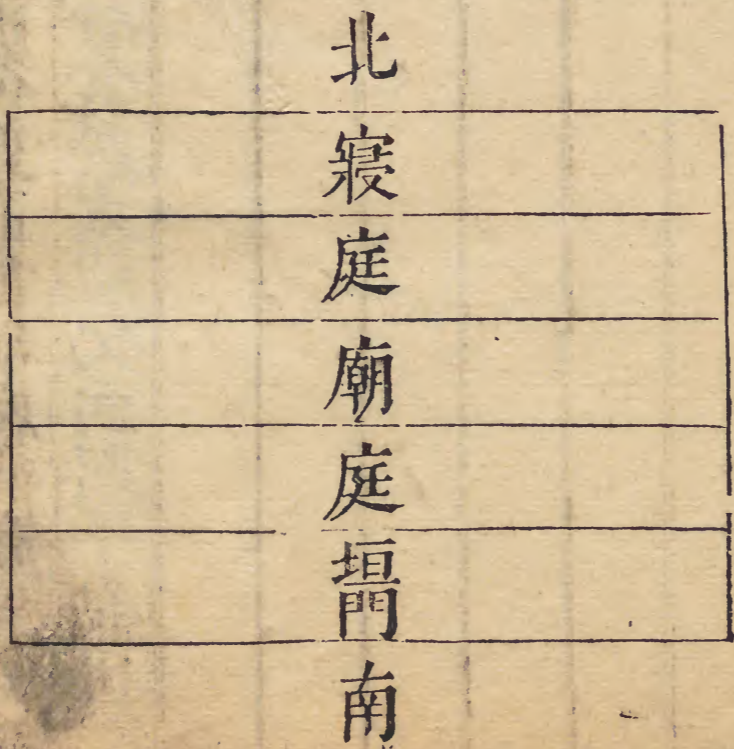
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

傳宗理要 卷一
 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
毀廟之主藏乎太廟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
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
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已

劉歆宗無數圖

太祖后稷	武世室	昭昭昭
文世室	穆穆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二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窟公劉	皇僕	毀喻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康	穆懿	夷宣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昭	共孝	厲幽

周七廟圖

稷	稷	稷
<small>高圉以 上藏主</small>	<small>亞圉以 上藏主</small>	<small>公叔以 上藏主</small>
文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small>公叔王季 亞圉古公</small>	<small>公叔王季 太王文王</small>	<small>公叔王季 太王文王</small>

周九廟圖

劉歆說

稷	稷	稷
<small>公非以 上藏主</small>	<small>高圉以 上藏主</small>	<small>公叔以 上藏主</small>
武王時	成王時	
<small>高圉公叔王季 亞圉太王文王</small>	<small>公叔王季武王 亞圉太王文王</small>	<small>公叔王季武王 亞圉太王文王</small>

需宗上朱子

禮樂類文集

八

信
卷一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太王以 上藏主	王季以 上藏主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幽王時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亞圍以 上藏主	公叔以 上藏主	太王以 上藏主	王季以 上藏主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懿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幽王時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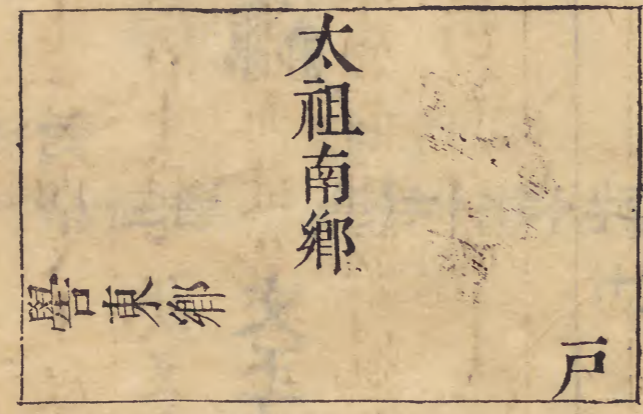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珣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

禮樂類文集 九

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武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鄉南鄉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爲昭哉。壇墀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墀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墀。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墀。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穆卽謂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祧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祧也。又何不直祧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祧於其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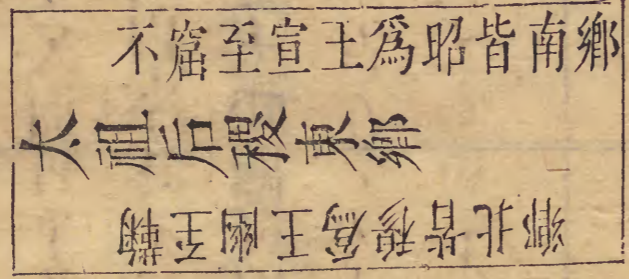
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個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北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禘之位乎。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大祭也。始者。既立廟。又推之。祖廟。又推之。自出祖。之所。於始。祖廟。而配之。始也。

周大禘圖



春秋傳曰。禘祭者。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皆升合食於太祖。

周時禘圖

<p>公叔 王季南鄉</p> <p>文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北鄉 武王南鄉</p> <p>文王時 稷東鄉</p>	<p>公叔 王季南鄉</p> <p>武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北鄉 武王南鄉</p> <p>文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北鄉 武王南鄉</p> <p>昭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北鄉 武王南鄉</p> <p>成王時</p>

<p>文王 成王 昭王北鄉</p> <p>共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南鄉 武王南鄉 穆王</p> <p>康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南鄉 武王南鄉 穆王</p> <p>昭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 成王 昭王北鄉</p> <p>懿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北鄉 武王南鄉 穆王</p> <p>昭王時 稷東鄉</p>	<p>文王北鄉 武王南鄉 穆王</p> <p>穆王時</p>

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禘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璠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禘不兼毀廟之主則有無昭而穆獨爲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毀廟之主有不皆禘之時難之而未見璠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顛之孝其臣有宋仲璣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

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廟制議狀

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寧宗初政

時孝宗當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
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祫享東鄉之位有旨集議先
生遂上
此狀

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惟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朵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朵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

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鄉之故而
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
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
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不知
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
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
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
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
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
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
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
無異於太祖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
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
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
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
則后稷本封於郃而不窟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
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
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
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

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
冠羣廟則亦不待東鄉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
宗廟之制亦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
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
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
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
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眞宗爲穆其祧主亦
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
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眞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
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
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
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鄉如故而自順祖
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順矣至於古
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
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
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鄉
者義也奉僖祖以東鄉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
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誦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
孰若誦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
以祖誦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

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其於此常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鄉之爲順易而無事也某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面奏劄子

再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

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

從其請而司馬光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命立極當爲始祖而

裕享東鄉僖祖初無功德親蓋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

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

功德無傳然四海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

德益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

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

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鄉之位臣恐在

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

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別定廟議圖說

追論僖廟不當遷之義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爲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率合裝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熹

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爲然且諭
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
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
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
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卽今來劄子却乞降
出再令臣寮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
熹說爲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卽罷歸而
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
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
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爲說易
致混亂而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
區之本意云

答陸子壽

論遷廟祔主之義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
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
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
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
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
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
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

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白一旬。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鄆郇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主穆祔廟。則二昭遞遷爾。此非今之急。但謾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

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吳晦叔

論廟必東鄉之非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鄉。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鄉。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鄉。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鄉。故行事之際。主人入

戶。西鄉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宰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通今

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鄉之位。故三

獻官皆西鄉。彷彿古制。今神位南鄉。而獻官猶西鄉。失之矣。

廟皆南鄉。而主皆東鄉。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

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鄉。而羣昭南鄉。羣穆北鄉。列於太

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鄉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

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鄉矣。廟則初不東鄉也。

至朱公揆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鄉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

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直已丙上。若又

東鄉。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

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鄉。則廟當南鄉。而列主如祫祭之位。

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東鄉。祖北壁下。南鄉。父阼階上。北鄉。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

稱抵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

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疑亦當時月伊川作主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思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山陵議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役累月於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唯欲附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

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卽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鄉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鄉北反背陽而鄉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鄉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爲

禮樂類文集

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繆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禍矣何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鄉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頓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卽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旣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繆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

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有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卽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鄉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况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居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

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聖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萬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者。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

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
 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亦不有二以其最
 大而沈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蕤鍾及其旋相為
 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管不越乎十二之
 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
 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
 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
 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
 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
 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
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別謂始之始中
 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
 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
 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
 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
 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
 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
 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
 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
 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
 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本行而角聲者
 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

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不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違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

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

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答陳安卿

論分定正聲子聲之說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定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今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

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

鍾九寸是也。

子聲是半律之聲。

如黃鍾半寸是也。

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

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大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矣。試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只須面論，乃可通也。

答廖子晦 論定律候氣之義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鄉時所撰序一篇并往
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
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羽林鍾爲徵南呂爲角是黃鍾一
均之聲也若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
爲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
聲備非以黃鍾定爲宮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羽林鍾定爲徵
南呂定爲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長
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
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
字卽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
林鍾之宮而生太簇之祉則林鍾六寸而太簇八寸祉反長於
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鍾上生太簇而
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祉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
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
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
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
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
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
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

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卽此半聲是也變宮變
祉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
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鍾
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祉如林鍾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
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
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
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
說其中亦已論之蓋理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
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爲先後也

文集終

語錄

禮論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
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
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必大

古甚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
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
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
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
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

傳宗理要 卷一
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
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悌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
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爲解說。令其
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
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
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
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爲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
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
具。竝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
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
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
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着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
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賀孫

胡兄問禮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
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
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
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
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

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既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個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始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譌謬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註疏猶

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個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為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必大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樂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

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可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方子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為骨。方子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為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的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摩他本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氣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賀孫

祭法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着。賀孫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園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

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木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於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圓丘以禮天。夏至奏樂於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鄉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於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於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賀孫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

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爲閒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淳

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疎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義剛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疎數之不同廟鄉南坐皆東鄉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鄉祖先位面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鄉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楊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爲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

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亦未免十月上陵淳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賀孫

冠昏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之云
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
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
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賀孫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
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

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時舉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
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
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楊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
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
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
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
為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

信宗理要 卷一
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何如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淳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喪禮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爲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卓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楊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楊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

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

胡泳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胡泳

因說地理曰陳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帶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不知是怎生地

義剛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備錄略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箕簞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

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淳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楊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三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揚

問今弔者用橫鳥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吊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閑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廣

雜儀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嗟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右徵角左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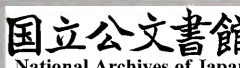
羽今必不然 方子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 楊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

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鄉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褻拜再拜褻讀為報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擅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 賀孫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
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 淳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



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義剛

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

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為尊

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

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

暴秦之所為乎廣

因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

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熹

樂論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升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

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

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

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

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會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

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

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德明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

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些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

定所以易差道夫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
太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
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闕祖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廣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
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
能爲譯請用旋宮何安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因言佛
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
數器所以合也闕祖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
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
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
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
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甚
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爲皆是亂
說某與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
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
他却又商量道夫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道夫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言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升卿

朱子卷十終

朱子卷十一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經史類

文集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有一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經史類文集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一

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乃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

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焚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某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某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某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

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米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語孟集義序

初曰精義後改今名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

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頹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言語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

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皇極辨

論皇極訓大中之非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春棟之爲屋極。之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祝姑亦無問其他。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

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
擎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
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
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
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
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
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
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
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
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
協於極。不惟於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
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
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
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
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
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癸獨而畏高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

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王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

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毋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訓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合於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者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教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而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嘍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耳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使

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繆而正之者亦近誣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識豈汨沒傳注者不免於因陋踵訛而平心誦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以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時。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

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
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
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
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
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
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
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
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
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
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
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
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
閱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
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
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
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
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
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
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
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

冠其篇云

講禮記序說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者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爲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

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關，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和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

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

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

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

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

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

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

正統者兩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

行分注而分注以備言，其始者有遂言

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而分注以備言，其始者有遂言

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其始者有遂言

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

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

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使夫

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

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中筭。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鑑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物。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信宗理要 卷十一
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諛諛。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

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遊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之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繇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果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答李方子

論六經不可求奇

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求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旣以自欺又轉相傳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

儒分理要 卷十一
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外此更有何差異事

答呂子約

論四書學問根本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孟子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淡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也

答呂東萊

論讀易之法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止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凡欲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

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

答陳體仁

論詩爲樂而作之非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不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不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具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

信宗理要 卷十一
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其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

答魏元履論春秋先後之學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離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鬧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日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

答胡平一論春秋書正之義

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勿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其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卽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尊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

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徧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疑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已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

答李季章

論脩正儀禮之義

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卽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清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袞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

傳宗聖要 卷十一
人不曾看便爲檢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
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

答趙幾道

論近世讀史之失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
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
失而尤喜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
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
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
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
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尋
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
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於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
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
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
近世諸儒所能及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
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是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
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
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
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止在文字言
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拈出此箇話頭以

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以爲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略爲分解否

答呂子約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者耶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卽蘇黃門之騶虞竊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擇在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

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伯夷傳辯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所示數條不暇悉辯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

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慕其所長以為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淳淳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折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曹子野

論史漢通鑑之疑

示及史記疑數條某向曾攷證來下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

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嫁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潛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

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朱子卷十一終

朱子卷十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經史類

語錄

易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淳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

是對待底。魂魄以二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為魂。屈為魄。義剛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方子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

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

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道夫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

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

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

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

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

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眾理。於是

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

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

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

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

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

信理要 卷十二
人大抵多是垂戒。賀孫

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曾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賀孫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淵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一。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

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爲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遏他不住。義剛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會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

傳完理要 卷十二
易八卦那裏恁地巧安排。賀孫

李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

盡只起於乾坤二畫。端蒙

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

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有自己當不得這卦象却就那人身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淵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象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真箇是恁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淵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德明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礪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

若作易看。卽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道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安得如
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
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
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
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
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
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
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駭然莫不中
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
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莊子說話。雖無
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
典禮也。賀孫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
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
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
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旣未盡經
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銖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

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學履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礪

問橫渠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著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卽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廣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筭得。靜便筭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筭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他便就這裏筭出。這樹是甚時生在。甚時死。淵

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子方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
來說道理必大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
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方子

日家四廢之說溫公潛虛只此而已勉

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績不押韻見得閔祖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
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

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
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面前道理不得了却

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
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
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淵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
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
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
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
月者人取爲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
信也河圖洛書亦何足信義剛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麓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淵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

也讀書博記浩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淵

尚書

至之間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道夫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義剛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脩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耳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廣

安卿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聞康王何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義剛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

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川之言，諄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己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謨

一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詰等篇又難看且如尚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蒼蒼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兪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錄

問讀尚書欲哀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
李叔易十餘家解訖却云便將眾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
意思了方可如此將眾說看必大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
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
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必大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他底是
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
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却有
說得文義的當者管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義剛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
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為
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
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
甚分曉漢儒如楊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
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
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冢
芮伯宗彤伯司畢公司衛侯司毛公司疏中言之甚詳康誥
多言刑罰事為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

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
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失其制矣。人傑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曰
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於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
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義剛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
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
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
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眾雖
曰仁之適以害之。道夫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工夫河水之行
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以及交青
徐雍却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
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
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袞入關陝一派東袞往
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
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
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下來纔急
故道不泄便致橫湍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器竟亦何

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
五禁且曰無曲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
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問河患何為至漢
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
因河溢有些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為
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
于海若中間使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土
低處用工賀孫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
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

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

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
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
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
脉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
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山脉逾
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
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
脉耶銖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

信元理要 卷十一
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
辯禹貢大槩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
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
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義剛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
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
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
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義剛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繆誤處且如漢水自是
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合大
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爲彭蠡上取漢水入
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爲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
雍冀數州爲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
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
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淪
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今水路及禹貢
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
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強爲之解釋終是可
笑雉

傳宗理要 卷十二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註終未透達。曰：細看來經文疑有差誤。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工。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不予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其實。又云：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銖

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泐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揚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道夫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備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己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

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大雅

伯模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道夫

又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只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叉網漉魚底叉子又鼎中漉肉叉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所以風者蓋箕是南方屬巽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個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個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格

詩經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振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

上說去賀孫

問王風是也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

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可學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

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

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

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

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

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

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

處去偽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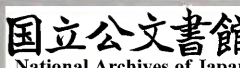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淳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義剛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字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弗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方子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止乎禮義振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帶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



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會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

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

器之間，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誄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木之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方子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

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亭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上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個

學者當與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爲之矣。人傑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

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個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

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爲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爲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媿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謚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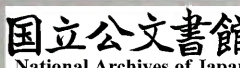
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衡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則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且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留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揚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卓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雉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鷺而有別之類。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



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曰先儒因
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
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
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
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
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道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
月曰此亦不可攷如詩之月數卽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
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
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卽孟子之十一月十
二月若以爲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
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
年以十月爲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閻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送
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感發之類
是周正卽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爲舉而迭用之何也曰
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
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時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
雅則止人君可歌必大

周家初興時周原膺膺董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耕
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文蔚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當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成形於帝人成
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
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
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
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
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
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間

孝經

因說孝經是後人綴緝問此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說
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適有問重卦并象象者某答以且
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士毅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
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未為定例以
后稷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賜

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
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寓

春秋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與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闕祖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

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着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人傑

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事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

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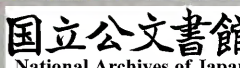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人傑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哀已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

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壯祖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廣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釋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



倫分地理要 卷一
須帶二三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麟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端蒙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必大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

此樣處多是臆度說。必大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却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

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温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竝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留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文蔚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

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側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怵怛友仁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

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人傑

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問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讎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文蔚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旣崩始以三后竝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爲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爲常此禮於是乎紊矣。人傑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爲田氏烏在其爲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時舉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廣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揚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淳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簷而已義剛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淳

儀禮

信分理要 卷十一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其嘗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廣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况在上。又無與禮樂之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賀孫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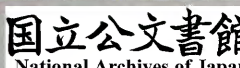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忽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

信分理要 卷十一
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
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
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
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賀孫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
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禮
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
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
看也間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

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
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
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文蔚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
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
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
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
猶子私常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
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
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



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儻

周禮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文蔚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方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續密真箇盛水不漏廣

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去偽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

從有哉道夫

周禮註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倘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

倘

嘗見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星却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子細思之日之中各有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爲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爲南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中心却小四簷却濶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

方見得決然是如此翰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爲四間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方子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

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方子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備

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文蔚

小戴禮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祭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脩身是禮卑處卓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義剛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必大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卽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夔孫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爲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爲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

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
跡若死而以此為謚號也無意義况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
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為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
是名非號也備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漢人謂之從子却
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道夫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
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
之理必大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人傑

曹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
則召天之災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銖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

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可學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
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
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
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會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
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闕了胡泳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拏將來淳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熹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憫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

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人傑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憫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

信分理要 卷一
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舊與范蜀公事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想量着賀孫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方子

一倡而三嘆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為三嘆息非也備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一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備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備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人傑去偽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升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

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

爾文蔚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節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義剛

問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髣髴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焄蒿是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文蔚

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焄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德明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各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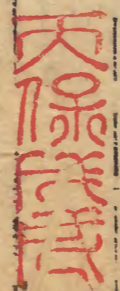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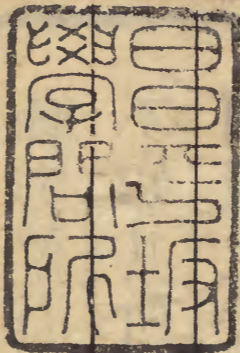
類求之耳。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謨

大戴禮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

好處在。廣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朱子卷十二終

